



佳木斯之歌

穆青等著

新华出版社

佳木斯稿

穆青 等著



新华出版社

插图作者：王为政 张道兴 王师颉

焦裕禄

穆青等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 $\frac{3}{4}$ 印张 8张插图 47,600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0203·003 定价：0.54元

前　　言

这本书收集的几篇作品，记录了共产党员焦裕禄、吴吉昌、潘从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斗历程。作者不是运用虚构、想像的文学手段在创造艺术形象；而是从生活的激流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翔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精神面貌，有血有泪，深刻感人。这些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各地的热烈反响；人物的英雄业绩，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英雄人物。高尔基说，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大殉道者。中外历史上涌现过许多目标专一、百折不挠、充满献身精神的先行者。伽利略因发现地球正在运转而身陷囹圄；布鲁诺坚持科学信念被活活烧死；司马迁横遭凌辱发愤著述《史记》；李时珍跋山涉水、亲尝百草而编纂《本草纲目》……。这本书介绍的三位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先进人物为真理献身的光荣传统。请看：身患重病的焦裕禄用钢笔

顶着剧痛的肝部，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为改造灾难深重的兰考大地战斗到最后一息。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吴吉昌弯着被打残的手，拖着受伤的腿，艰难地跪着扫街，心里却牢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当他拾到一把丢落的棉籽，被迫中断的科学实验又开始了。没有工分、没有口粮的植树老人潘从正，摘柳叶，调糊糊，半饥半饱地坚守岗位，精心抚育树苗，立志要使冲天拔地的森林覆盖沙荒地带。他们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由纯钢铸成的人，在那斗争十分严酷的年代里，从不垂头丧气，畏难却步；倒下去又站起来，始终萦念在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脚踏实地、奋不顾身地殉马列主义之道，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他们的思想象吉光片羽，从不同的方面汇聚到一个共同的焦点上，这就是：坚信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获得胜利。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驱使他们不畏险阻、忍辱负重地去艰苦奋斗。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种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是由作者结合着描写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而表现出来

的。作者没有回避严酷的现实，绕开矛盾，给自己选择一条轻便的写作道路；而是勇敢地正视人生，剖析、揭示反映生活本质的冲突和斗争，用饱含血泪的笔墨倾诉了自己的爱和恨，去歌颂，去鞭鞑……。于是，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发表的吴吉昌和潘从正的事迹，也因内容真实、主题深广而横遭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来自两方面的不同反应，都说明这几篇作品触动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这次重新发表的、记录当代三位共产党员英雄业绩的作品，除由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饰外，仍然保持原来的风貌。

时代在前进。革命永远需要昂扬的英雄主义，需要忘我的献身精神，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站在前列。我们衷心希望，在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崎岖的征途上，读者能从焦裕禄、吴吉昌、潘从正的事迹中受到鼓舞，获得激励，汲取不断前进的力量。

编者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1—3)
焦裕祿	穆青 冯健 周原	(1)
再访兰考	穆 青	(34)
为了周总理的囑托 ——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	穆青 陆拂为 廖由滨	(46)
一篇沒有写完的报道		
.....	穆青 陆拂为	(67)
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		
.....	穆 青	(81)

焦 裕 祿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內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祿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祿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內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祿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

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灾情、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祿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沒有抗灾的干部，就沒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祿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沒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祿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祿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祿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內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

来挂在树上。……焦裕祿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祿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祿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沒有调查就沒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

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祿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沒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焦裕祿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从兰考堌阳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

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呵，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沒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祿沒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祿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祿抢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祿派饭，焦裕祿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

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